

吳化文濟南附共內幕（上）

● 陳永甡

濟南機場過磅處長

不戰而屈人之兵，這是中共作戰深諳孫子兵法的精髓。

守軍譁變槍口對內

當時守城的主力部隊是吳化文部，是一支能征慣戰的部隊，尤其在兗州作戰時，曾使共軍吃過大虧，因而濟南的軍民普遍認為有吳化文守城，共軍難越雷池一步。而最高當局給王耀武的命令是只要守住七天，就有辦法解決共軍。王耀武信賴吳化文，要他率部扼守白馬山機場要衝。

，慘不忍睹。

捕王耀武遭池魚之殃

（上）吳文化濟南幕內共附南濟文化

一九四八年夏天，中共間諜在濟南城內外散播流言「中秋攻濟南，活捉王耀武」，王耀武何許人也？他是山東省政府主席，第二綏靖區司令，官拜陸軍中將的山東省城濟南守城司令官。那年七月，濟南南面的戰略要地兗州，在共軍阻援打點，以大吃小的戰術圍攻下，守城國軍在彈盡援絕下宣告棄守，遂使濟南保衛戰一觸即發。共軍陳毅麾下的九個縱隊在吃下兗州後，於八月初把濟南城團團圍住，但卻遲遲未發動攻擊行動。筆者那時與役空軍第九地區司令部第二五三供應中隊，駐於濟南機場，算是圍城中的一名困卒，職位為機械士，負責空運人員登記任務，接觸過許多大官，如省主席王耀武，城防軍九十六軍軍長吳化文，見了我都口稱老弟。其次級將校則戲稱我為過磅「處長」，蓋人貨登記前皆需過磅也。濟南被圍後，謠言四起，「中秋攻濟南，活捉王耀武」是動人心弦的一句，把大家弄得人心惶惶，一

不料濟南保衛戰打到第五天，守城的「擎天柱」吳化文突告叛變，砲轟白馬山機場，CAT的最後一架C-146，在硝煙之中沖天飛去，左臂綁著紅布的吳化文部隊衝進了機場，接著商埠陷落，機場失守，外援斷絕，秩序大亂，什麼富商、百姓、大官、小兵大家都是一樣，惶惶如喪家之犬，狼奔豕突，雞飛狗跳，只有手握槍桿的人才是強者。這時部隊沒有人指揮，機關沒有人領導，人流如潮水一樣的湧入商埠，還沒來得及找

中共進佔濟南之後，國軍部隊除被消滅外，官兵不是被俘，就是投誠，匿藏民間者俟機而逃，我是其中之一，我先向北平跑，在黃河口被扣一日後釋放，只好回頭往青島跑，不料到了平度又被扣，而且關押起來。共軍為何如此嚴厲，原來他們在找省主席王耀武。王耀武於濟南失守後，也逃向青島，王帶著副官徐超和三名衛士，乘驛車出大明湖水門，先向東北走，再向東折往青島，沿途冒充往泰安販賣饅頭的流動商人，過了濰

縣東北角，離青島僅有三百華里處，王耀武

凌晨起身大解，徐超遞給他捲筒衛生紙，被土八路看出破綻，懷疑他們不是饅頭小販，扣留審訊，用疲勞審訊的方式折磨王耀武，養尊處優慣了的王耀武終於忍耐不住，大聲說：「你們不要嚙嚙，我就是王耀武，車上有很多錢，你們儘管拿去，給我留一點到青島的路費即可！」可是土八路沒讓他到青島，把他押回了濟南。王耀武被他們找到了，我這個無名小卒在關押黑牢一個多月後獲釋。

重獲自由後，我晝伏夜出，終於到達青島的滄口機場，後來追隨空軍撤來台灣。

共軍向吳化文攻心

濟南城及王耀武可說是毀在吳化文的手裡，但是吳化文的叛變卻是中共地下工作最成功的典型，吳化文出身馮玉祥的西北軍，抗戰期間據說是由戴笠密令率部投靠汪偽軍。勝利後，吳化文重回國軍建制，任山東保安第二縱隊司令，雖是方面大員，但他不滿意，認為應封他做山東省主席。之後老是猜疑中央要藉剿共消滅他的「新牌」部隊（非中央軍嫡系），一九四六年夏天，共軍在魯南發動攻勢，駐防滕縣的保安第二師備受威脅，中央令吳化文的兩個軍從臨城、兗州雙線出擊，增援滕縣被困之守軍。但吳化文卻按兵不動。蔣中正令王耀武召見吳化文，以「違犯軍令」之罪「就地正法」。吳化文從山東省政府主席何思源那裡得到這個密令，

拒不赴濟，逃過一劫。

七月上旬，吳化文奉蔣令到南京參加軍事會議。他先到所部駐南京辦事處找王一民主任，十一日和王一民一起拜訪了馮玉祥。馮玉祥招呼他就坐後，對他投降汪偽，當場訓斥了他一頓後，又對吳化文說：「雜牌軍歷來是得不到中央信賴的，你看看南京的情況就知道了。嫡系軍隊待遇比雜牌軍隊高得多。」馮玉祥夫人李德全也勸他說：「我們要愛國，愛人民，保存實力。」事後馮玉祥寫了張名片，把他介紹給李濟深，吳在李濟深家遇見「民主人士」章伯鈞、王寄一，兩人

同時對吳化文洗腦了一番，要他敷衍剿共。十七日，吳化文又會見了李濟深的代表陳銘樞及章伯鈞，章某代轉了周恩來關懷之意。回到兗州後，吳化文和中共魯南軍區的統戰部長胡成放秘密商談。但談判尚無協議時，共軍突包圍了吳化文駐大汶口的趙廣興團，吳化文只好下令開打，打得共軍四散潰退，吳化文獲中央褒獎，並頒授勳章。

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央調動數十萬大軍，圍剿盤據山東沂蒙山區的共軍，吳化文見國軍人強馬壯，裝備都是美式新武器，遂萌西瓜餓大邊的心理，終止與中共的暗中勾搭，全力剿共，在不到兩週之內，抓了一萬多老共，運往徐州，交給中央處置。吳化文因

戰功獲授青天白日勳章。五月，吳部改編為整編八十四師，吳任師長，脫離地方部隊，成為正式國軍。吳師下轄一五五旅和一六一旅，兵力擴充至兩萬人。八月間，在東平湖一帶痛擊共軍第十一縱隊。

吳家妻族全是共謀

共軍爲了解決吳化文部這支勁旅，加強了對他的「內線攻心」，吳某原有妻妾四人，原配馬玉珍早故，繼與北平協和醫院護理女脫離關係，親自爲其主婚，娶林世英爲妻，林女的家鄉在膠東解放區，自小接受中共洗禮，深受吳化文父母的寵信，在吳家頗有地位。其長兄林世達、二兄林世德、三弟林世助都住在濟南。早在這年二月，膠東西海軍分區敵工幹部李昌言就潛入濟南，利用與林家的親戚關係，通過吳化文的父親、林氏兄弟，特別是林世英，在吳化文周圍形成了一个人數眾多的爭取工作網。

吳化文的妻弟林世助，受中共派遣以探姐爲名，長期在吳的左右，姐弟兩聯合勸說，逐漸動搖了吳化文效忠中央的決心。

一九四八年四月初，中共華東野戰軍山東兵團發起濰縣戰役。守軍第九十六軍陳金城部被重重包圍，濟南已處於孤立狀態。吳化文奉命率領整編第八十四師赴濟南，隨同整編第七十三師等部，在第二靖區司令王耀武督戰下，齊頭東進，集中兵力企圖打通膠

中濟鐵路，以解濰縣之圍。

國軍兵強吳會轉向

正值吳化文調動部隊增援濰縣守軍時，中共華東區聯絡部所派魯中區副司令員王道、聯絡員李勇烈，攜帶劉子衡的書信來到濟南。劉子衡反對內戰，主張和平，是共產黨的「老朋友」。吳化文通過李濟深的關係，曾多次求教於劉。當天晚上，他看完劉子衡的書信，突然掏出手槍，對準李勇烈的胸膛：「我只認識劉大師，和共產黨沒有瓜葛，不看在劉大師的分上，我是要動手的。」不過，吳化文並未動手，反而和李勇烈達成互不動手的協議。吳化文有意保存實力，行動緩慢，沿途聽到共軍放謠「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的說法，迷信的吳化文有點膽怯，建議王耀武自濰縣撤軍，王不聽，吳化文撤回濟南後，在白子山、臘山一線修築工事，準備防守濟南。但他看到共軍戰鬥力很強，埋怨「王耀武是耀武不揚威，非大將之風」，想棄王投靠別人。五月，他和共謀李勇烈，帶著隨從人員乘坐飛機從濟南飛抵徐州，在雲龍山招待所與劉子衡會見。他對劉說：「我吳化文和共軍作戰十餘年，投靠之後，怕跟我算總帳。如果大師能到濟南和我一同舉事，那是再好不過的了。」劉子衡提醒他說：「你負有賣國殊民之罪，

再三請求劉子衡在陸軍總參謀長顧祝同和王耀武面前多為自己周全（顧、王都是劉子衡的學生），設法提高權勢，配備新式武器。劉大師都一一允諾。

之後，李勇烈又多次勸說吳化文，要他帶罪立功，並保證中共不會對他算舊帳。他的妻子林世英也不斷的做他的工作。有一天他向林世英試探說：「你無論如何要想個法子給我找條路子，將來好不當俘虜。你如果知道八路軍地下工作人員的地址，叫他來見面。」林世英信以為真，就把李昌言的身份、任務、如實相告。他聽後，頓不作聲，也沒什麼表示。未過幾日，他醉酒回家，向林世英大發脾氣，怒道：「你推牌九兩面壓，賣夫求榮」並拔出手槍逼林交出李昌言的地址。幸虧吳父趕到將槍奪下。七月，第十一旅、綏靖區李玉堂部在兗州被解放軍包圍。吳化文奉劉峙令，率整編八十四師、整編二師二十一旅，由濟南經泰安、大汶口向兗州前進，以解李部之圍。但他到泰安後，即遲遲不進，蔣中正見李玉堂求援急如星火，便派飛機將自己的親筆信送給吳化文，令其迅速前進。但他率部經大汶口南下未及，兗州已被解放軍攻克。守軍已被全殲，只好回頭北撤。

抵達大汶口附近時，其第一六一旅被共軍伏擊圍殲，旅長徐曰政被俘。這時，吳化文不得不援救徐旅，星夜竄回濟南。第一六一

(上) 幕內共附南濟文化吳

但如能最終做出一件有利於人民的好事，是可以得到人民的歡迎和諒解的。」最後，他再三請求劉子衡在陸軍總參謀長顧祝同和王耀武面前多為自己周全（顧、王都是劉子衡的學生），設法提高權勢，配備新式武器。

八月初，共軍華中野戰軍在濟南城郊和共軍蘇北兵團、山東兵團會師，對濟南形成鉗形包圍。八月十三日，共謀李昌言在吳化的岳父家向他轉達了中共華東局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單獨起義，解決濟南；中策是裡應外合，配合解放軍行動；下策是反抗到底，自取絕路。並鄭重指出：「你雖然在魯中搞過無人區，做了壞事，但只要能明察大義，在解放濟南中立功，就可以即往不咎。」他即表示：「我要選擇上策，走第一條路，也有把握做好。」當李提出建立電台聯繫和具體行動問題時，他卻不願詳談

，以「家眷尚未搬來，要等待時機」等一類的話加以推託。後經林世英百般規勸，才於廿八日下午同李昌言會面，並將密碼親自交給李，約於九月一日至三日正式溝通電台聯絡。但是，吳化文並沒有按照約定的時間溝通聯絡。原來，他與在南京的親屬通過電話，得悉濟南戰役一旦打響，徐州方面將派大軍增援。同時，他的第二夫人趙華珍帶著兒子由南京到濟南。趙氏與國民黨軍統局關係密切，他便搬到趙氏住處，一連幾天閉門不出，拒絕會客，以了解南京方面的動向。（

未完待續）